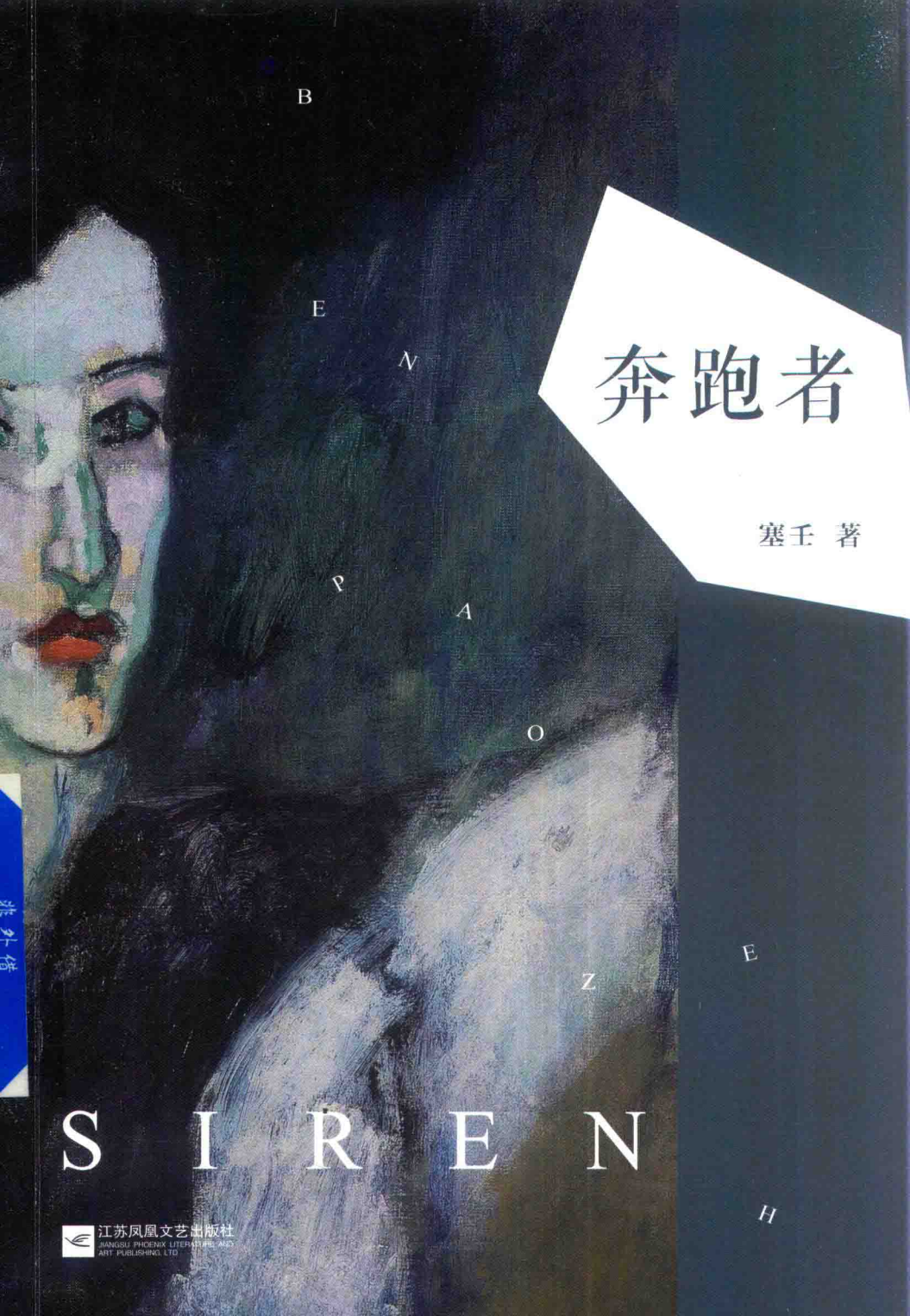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奔跑者

塞壬 著

S I R E N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B

E

N

奔跑者

塞壬 著

O

E

Z

H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奔跑者 / 塞壬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
2017.11
ISBN 978-7-5594-1285-0

I. ①奔… II. ①塞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57907 号

书 名	奔跑者
著 者	塞 壬
责任编辑	李 黎 聂 斌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8.375
字 数	21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1285-0
定 价	35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重新找到我

——自序

我写得越来越慢了，究其根本，我对书写有了深深的畏惧感。我时常自问，如果不写，我何以为生？如果要写，我将何以为继？即使是整理阳台上的杂物，修剪草坪，重新粉刷墙壁，或者一个人清洗家里的油烟机，我也会生出愉悦感，多么轻快，哼着歌子，手中的活计丝毫不伤脑筋，整个人，不必有态度和立场，即使身体会乏累、酸痛，但这种劳累也是舒畅的、明亮的，它跟灵魂的负累完全不同。有一次，我跟一个朋友说，如果我辞去工作（我从事单位的宣传工作），重新回到七年前的那种流浪生活，你会不会以为我疯了？她怔住了，然后紧盯我的双眼一字一句地说，你迟早会那么做的，你本来就是个疯子。我惭愧地低下头，不敢去回应她。随后，我只好沮丧地告诉她，很长时间以来，我对文字几乎无能为力了。我时常对着一个一个的汉字看，觉得它们是那么不可靠，那么——深不可测。以至于，我仅有的，曾对它们那极为自信的感觉正在消失，我对文字魔法，它们正在——失灵。现在，我写出的很多文字，它们都篡改了我的意图。我的文字失实，而且它们披上了陌生

人的灵魂。我感到慌乱、无力还有羞愧。我不知道，是我变成了一个陌生人还是一直希冀写作所带来的一切皆毫无结果。然而，我没有告诉她的是，除了写字，我似乎已经找不到其他可以谋生的技能。这才真正让我感到恐惧。我已经不敢辞职了。

仿佛头顶被敲了一记重锤。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：你是个废物。这锤来得如此之晚，在涣散、麻木而又苟且的中年，瞬间，浊泪横流，半生已然陷进这河中央，快要没顶了，既回不了头又不能抵岸。时光不仅改变了人的皮囊，它还磨钝了人的心智。现在，我看着满身肥肉塞满藤椅的这个人，这个整天算计蝇头小利，身陷于各种世俗人事纠纷的人，这个早已没有了疼痛与激情、没有了理想与飞翔的人，这个在命盘上已然无能为力的，这个废物，此刻它就这么刺痛着我。我不可避免地滑入了令人心碎的中年之殇。对着镜子，我凝视着这张脸，所有的野心、激越与叛逆都被圆融与庸碌覆盖。我力图从目光中寻找一丝曾经的倔强与不甘，所有的，所有的，已然一去不返。啊，上一次愤怒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还有痛哭与大醉，上一次，是在什么时候？

混吃等死。这四个字赫然在眼前。我的心和眼已蒙上厚厚的尘埃，它们早已钝化了。中年，我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去重新擦亮自己？那种醍醐灌顶的激情以及脱胎换骨的人生际遇，它们从来都不可能来自现实的外部，即使是，我有可能凭借先前的积淀获得一次全新的契机，而此刻我精神的内部，灵魂、意志皆已枯槁，血液已

激不起风暴，那么，我依然是一个无法被点燃的人。我已然没有了能够迎接那种人生契机的昂扬姿态和那种——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满血意志。

那么这几年我的写作在面临着什么呢？从来没有哪一次像这本书一样让我如此艰难而又痛彻。这本命名为《奔跑者》的集子，每一篇都是一个不甘的我向那个沉沦而麻木的我的警醒与痛击。两个我，我要历经肉身与精神的分身、拆离与无休止的争斗。如果在此刻，我被打败了，一种新的恐惧涌上心头，不写，我将何以为生？我曾在《奔跑者》中写道：

“奔跑，它是那种关于精神、意志、飞翔、梦境、痛苦、迷茫、内省以及完成灵魂自我修复的放逐。它是慢慢积累的生命之重，它包括灵魂的钙质及铁性，它加重了血液之盐。奔跑，在与孤独的博弈中，我一次次尝试对迷茫人生的突围，自我警醒、激励，以及重申对未来的希望。”我还写道：“在广场深夜奔跑的我，咬着唇，绷着小脸，是那么不甘，路灯的红光映入眼中，我如同一头生猛的小兽，那么狰狞，那么凶狠。我穿着紧身的T恤，并没有戴文胸，乳房怒放，它圆滚滚地激突出两点，几乎夺衣而出。这就是奔跑中的塞壬，生腥，狂野，身体里装着马达，在黑夜疾奔，在无边无际的孤独中警醒，紧握拳头，奔向属于自己的那扇门。”这才是我真正想回归的那个塞壬。奔跑中的塞壬。这也是我为什么将这本书命名为《奔跑者》。

我曾经在广东流浪了九年，自认为在落迫、困顿、挣扎于生存的漂泊中练就了一颗强大的灵魂。哪怕只住仅可容身的出租屋，只吃果腹的食粮，只穿仅可蔽体、保暖的衣裳都不感到害怕。我曾经认为自己无所畏惧，除了尊严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失去的。这样的无所畏惧，它包含着一个人对人生的自信，对自己的能力、人格的自信。那个时候的我如此敞亮开阔、踌躇满志，紧伏大地而内心飞翔。我已然记不起人生到底在什么地方拐了弯？我成为了自己的陌生人。现在，我要辞去这体面的文宣工作，重新成为过去那个流浪的人，回到那个身上只有五块钱也不害怕明天的人，以中年之身，重新去赢得一个生命的黄金时代，我是否还有这个可能？我恐惧的是，我没有再生、再创造的能力、意志以及得以维系整个精神世界的那种有恃无恐的支柱。太可怕了，我身上已经没有一样东西被这个世界所需要。

非常可笑的是，我居然真的为自己寻求退路。如果真的写不了字，即使我不辞职，也会被这份工作所淘汰。我曾经拿过桥式起重机中级天车工证，但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。那个时候，有这个证，一生就有了保障。我曾那么迫不及待地抛弃了它。可现在，我在东莞能做什么呢？去工厂做女工？是的，我真去了。东莞的流水线。一家纸箱厂和一家鞋厂。由于现在招工很难，女工进工厂的最高年龄限制已提到五十岁，我很容易就进去了。在纸箱厂，我的工作是将堆码牛皮纸，摆齐，把切好的纸从机器上搬到手推车，然后拉

到仓库码好。这工作，完全不需要技术，也不需要大力气，它需要的是一具了却一切妄念的、机器般的僵尸。每天来回重复几百次，每天如此，每月如此，每年如此。新切的牛皮纸边缘异常锋利，我的手被割了好几道血口子。但我知道，熟练之后可以克服。我环顾了身边的人，她们全都默默无语、表情呆滞，重复着同一套动作。我跟这些人并无不同，这个活计可以让我们有碗饭吃。由此，我获得了心安，感觉双脚着地了，吃饭、睡觉相当妥贴。果然，我还不至于被饿死。可悲吧，十几年前的我，在广东流浪，即使卡里只有两千块钱，我都从未想到过会饿死的问题。在鞋厂，流水线一字排开，二十多位女工坐在机台前给鞋子涂胶，过了之后，鞋子就进入下一道工序人的手。这个工作也没有难度，它需要手快，不能分神。因为一个工序紧衔着下一个，所以它有某种内在的节奏和默契，由于我是新手，手慢，前面几天，被线长骂死，那女人骂得毫不客气，她这么喝叱我：你可以去死了。我当然知道这活没有难度，也是一个熟练的问题，所以她骂，我不接茬。所幸，我已然没有了二十多年前那种瞧不起工人、农民的可悲心智，二十多年前，我曾不顾一切地想要离开工厂，脱离工人身份，想要成为一个所谓的文化人。然而，两个月之后，在鞋厂发生了一件让我感到啼笑皆非、无奈而又无比欣慰的事情。

鞋厂每周都要交一份工作小结。手写的。我发现，写这种小结的文字可以非常纯净，它的指向明确，清澈透明。写的时候人很放

松。或者说，进入到这样一个鞋厂工作，我整个人就很放松，也变得纯净。挣碗饭吃，不作他想。一个多月之后，办公室的一个女的找到我，说是，我的文笔可以协助办企业内刊，已通知人事主管，把我调进行政部。我的天哪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吧，是金子总会发光。历数我的人生过往，哪一次不是文字让我发光的？哪一次不是文字让我脱颖而出？在我觉得对文字失去信赖失去感觉的时候，在我对文字感到畏惧，感到无望的时候，在我打算放弃文字，决定寻找其他活命的技能的时候，文字再一次找上了我，再一次让我与众不同。

我迅速离开了这家鞋厂。同时，瞬间醒悟过来，当我低伏于人群，努力地为生存、为活命而对待手中的每一道流水线工序的时候，当我并不认为这是卑微、低贱的命运时，当我觉得这同样是一种昂扬、明亮而又充满尊严的命运时，文字它不会离开我。文字对我的信赖就会归来。它会重新找到我。

那么，我是不是可以再一次地无所畏惧了？成为那个奔跑者。一切皆有可能。

目录

001	奔跑者
022	祖母即将死去
049	耻
069	钓鱼
082	沉溺
119	消失
139	乳源手记
152	虚度，在光阴的另一面
160	隐秘的汇合
169	东莞，一个人的美食
196	一次意外的安置
217	崇义三章
226	雁荡行
233	爱着你的苦难
238	男人冼星海
243	散文漫谈
249	写作，与正在发生的一切同步

奔跑者

一

今年元旦，我参加了马拉松迎春长跑比赛，至今我都无法解释参与的动机。挑战自我？锻炼意志？强身健体？如此正确的理由，在我看来却是荒谬的，我从未在奔跑中注入速度的概念、竞赛的概念。为了获得一套耐克的运动装？我笑了。那天，三十九岁高龄的我在女子组中特别醒目，我是年纪最大的女选手。年轻的同事们表现出异常的兴奋，齐声一遍一遍地拍手喊着，塞老师加油，这让很多陌生的目光投向了我。我忽然意识到，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公开地跑步，在白天跑步。枪响之后，我淹没在人流中，跟过去的任何一次都不一样，因为没有夜色，原本紧贴我后背的那块黑暗没有如期而至，没有慢慢涣漫到全身，当睁着眼睛只看到黑暗的时候，心眼就开始打开，后来就有光照进来，有大块大块的影像在眼前晃动。在这肉身彻底消失的疾奔中，我是一匹马，黑夜的长毛将我覆盖，我纵蹄如飞，时光回溯，在那里，我看到了村庄、工厂，呼啸而过

的火车，一个人的童年，我看到了离别、迁徙，深夜的哭泣和一张一张原本已模糊的脸……可是那一天，我的肉身如此之重，越来越重，阳光太亮了，世界的喧嚣洪水般涌向耳膜，浊重的喘息，我被清醒的规则引导，被速度追赶，我的主体强烈地在这场，由规则引申的意志集中在一个点上：超越。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体验，沉重的肉身从未离开我一秒。一小时三十五分钟之后，我到达了终点，按照规则，跑步由此结束。沮丧中，瞬间做出决定，我再也不会拿跑步去跟人比赛。

由于那次体验的陌生感及不适感，我开始正视伴随我多年的跑步习惯。不，准确地说应该是奔跑，它是那种关于精神、意志、飞翔、梦境、痛苦、迷茫、内省以及完成灵魂自我修复的放逐。它是隐秘的，我从来不是因为锻炼身体、训练毅力这样的理由去奔跑，虽然，从另一方面来讲，奔跑本身能够获得健康的体魄。站在镜子前，我打量着自己的身体，一百五十五厘米，四十九公斤，乳房挺拔，小腹平坦，结实有力的臀部和大腿让我有稳健的底盘，球状的小腿肚饱蘸着力量，仿佛每个毛孔都在呼吸，它时刻醒着、敏感，像只小兽，有一种特别狠的倔强气息，仿佛随时准备应对来自命运的暗算。相比十年前的四十二公斤，那薄薄的背影，全身满是扎手的骨头以及扎人的性格，干净的瘦骨，灵魂滚烫。那个时候我是易碎的，烈性的。我认为，十年中身体增加的这七公斤，它既不是脂肪，又不是肌肉，它是某种历练慢慢积累的生命之重，它包括灵魂

的钙质及铁性，它加重了血液之盐。当我在奔跑中，在黑暗的甬道里，我一遍一遍地把遥远的、几乎遗忘在岁月深处的时光一一擦亮，我要不断地看见自己，打捞自己，重新面对过往、悲伤与幸福，我要确认，我是至始至终都没有变的那个人。

我最初从奔跑中收获的是自我的调息，包括平衡与遏制。最终在疾奔的惯性中，我获得了安宁，安宁永远属于低温，啊，那冷却之后的空旷的心灵广场。我遏制了妄谵、偏执还有疯狂。表面上，我沉静，善于微笑，给人的印象一直是怯懦、没有声息的。可是，我实在不是一个安静的人，焦虑，躁动，没有定力，游移，而且粗暴。最要命的，我似乎只对自己施暴。我记得第一次坐立不安、无助、悲痛、恐惧的那一天，那是1991年春天的一个下午，我的堂兄轩子遭遇车祸当场去世了。我至今没有为他写一个字，曾尝试着去写，可是瞬间我就会看见他的脸，那张躲不掉的让人心碎的年轻的笑脸。我的哥哥轩子二十岁就走了。那天我的家人们都赶到现场，现在，这个现场再一次出现在我面前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惨烈的一幕依然触目惊心。紧接着我婶娘一声凄厉的哀号，我立刻把这个画面切换过去，然后闭上双眼，任眼泪长流。我哥哥骑着摩托车被迎面而来的汽车撞飞，身体飞出两丈远。人是无法去细述这个画面的，就像无法写出告别。

每年涨水的季节，长江都会往下漂来一些尸体，这些尸体肿胀，发臭，令人作呕。在江边长大，我们从小见惯了这样的死亡。这些

与己无关的死亡总是能为我们这些孩子带来猎奇的愉悦。啊，是个女的，手上还戴了个镯子；是个孩子，双手被捆着呢；这是一男一女，手脚绑在一起呢……我们议论纷纷，猜测关于死亡的种种可能。我从来——我竟然从来都没有为这些生命发出过惋惜和感伤。而我哥哥的死才第一次让我感知什么叫死亡。那么近，那么真实，那么痛彻心扉。仿佛有人从你身上偷走了什么东西，就像春天抽走绿，玫瑰抽走香气。我快要失控了。“当初是谁同意给他买摩托车的？”“那天下午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一定要他出去一趟？”“撞人的家伙他必须偿命……”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得如此不可理喻。面对这连珠炮般的质问，可怜的婶娘只得呜咽着抱住我。我精神恍惚，并没有过分哭喊，嗓子却哑了，嘴唇干裂，说不了话，我突然没了睡眠，整夜地睁着眼，还长了满脸的痘。我应该是全身着火了，觉得一刻也不能那样呆在屋子里。多少年后，我南下广东，火车在夜晚疾驰，车头的灯光闪烁，这多像烧着自己痛得使劲奔跑啊。当我看到这个意象，我就想起那些个夜晚，寒冷的春夜，月光泛滥，我先沿着田埂跑到铁路边，沿着铁路，耳边是樟树叶飒飒的风声。我拐进村里的民办小学，然后，我开始在空无一人的操场上无休止地转圈，直到筋疲力尽摔倒在地。在机械的奔跑中，殡仪馆那震耳欲聋的哀乐在头顶盘旋——是那种铜管乐器吹奏的，它散发着招魂般的死亡气息，恐怖多于悲伤。我哥哥从太平间抬出来然后又被送进冰库里，我们匆匆瞻仰了遗容，接下来的火化，我看到的是火葬场上空的两

个大烟囱排出长长的黑烟，而周遭绿树葱茏得可疑。我哥哥死了，我毫无准备。然而最让我毫无准备的是，这人世间存在着死亡、孤独，及生离死别，我——也身在其中，且无从逃离。那一年，我十七岁。我目睹一个人的死亡至入土的全部过程，然后被迫接受，一个人如同障眼法一般，无端地消失。

奔跑就这样开始伴随着我。这独自面对魂灵的精神之旅。时间消失了，肉身消失了，多年以后，我只在写作中找到类似的体验。当我回望少女时代、青年时代的每一次奔跑，我看到的是，在与孤独的博弈中，我一次次尝试对迷茫人生的突围，自我警醒、激励，以及重申对未来的希望。奔跑，奔跑，在大学的校园，在工厂空旷的料场，在家乡一望无际的水稻田埂。在失恋、失业中，在书里读到了卡夫卡、乔伊斯、马尔克斯、福克纳、米沃什、艾略特、莱蒙托夫和曹雪芹们，在没有信赖的人、没有可以实现灵魂对话的令人窒息的漫长的青春期，我在工厂与村庄之间犹疑，不甘贫乏的心被卑微笼罩，我不断地点燃自己又浇灭自己。我一次又一次地在黑夜奔跑着，在那里，总会有一道光向我照过来。

二

2004年以前，我叫红。那个时候，我的世界里没有文学，而且从未想过此生会与文学结缘。十年了，我成了一个作家，我不只一次地想，如果拿掉文学的部分，我的生命还剩下什么，我真的是通

过写作来确立自我的存在吗？如果不写，那是不是意味着，我将什么都不是？不，我不同意这个说法。我怎么能去轻易否定自己曾经是一名出色的吊车司机，一名优秀的钢铁光谱验质员，一名坚持新闻理想的正直记者，辣手文案，职业经理人，以及混迹于广州、深圳、佛山、福州、东莞的那些流浪的岁月，我曾热衷于职场的打拼，深陷两情相悦的甜蜜爱情，所有的这一切，在我的生命中，它们毫无意义吗？我结识了萍水相逢但终生难忘的朋友，我历尽他人即地狱的黑暗深渊，美好及短暂的独自旅行，还有那些在陌生的城市醒来的第一个清晨，踌躇满志紧握拳头下定决心人生再一次重来的铮铮誓言。尽管我一路走来，一路丢弃，把它们埋进时光的废墟。这里面没有刻意的择拣成分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。然而，从2004年至今，我居然定格于写作，不离不弃。我得说，即使我不写作，我依然是一个丰富的人，精神世界始终响亮地存在，我的主格在场，我始终在路上，在奔跑，像被火灼烧，痛得使劲奔跑，我奔向那扇只为我敞开的门。

二十岁那年，我进入本地最大的国营钢铁公司上班，分配到一个露天钢铁料场上工作。我先是开龙门吊天车，紧接着拿起激光光谱仪验钢。那个时候的我，多么厌弃生为普通工人的红，蓝色工装，红色安全帽，脖系白毛巾，笨重的绝缘靴，帆布手套，青春被灰色的情绪笼罩，卑微，还有对命运满腹的怨怼。我的几位进入政府事业单位的同学来钢铁厂看我，我正从料场返回，没来得及更衣，满

面灰尘，双目呆滞，腋下夹着沾满机油的帆布手套，手里拿着一个旧搪瓷茶缸。因为风的缘故，我迎面给他们带来了料场上生冷的寒意和浓浓的铁腥味。我的同学都笑了，当然，这笑声里并没有嘲讽的意思。可是我在一瞬间意识到，我有了截然不同的气味，那种底层人生的气味。黑暗的一天，紧接着是黑暗的第二天，第三天。我开始了奔跑，在奔跑的漩涡中，我的憋屈、愤怒慢慢滋生出凶狠的狼性：我要想尽办法奔到高处，离开这里。

我是多么不喜欢那个时候的红啊，投机、虚荣、肤浅、偏激，最要命的还自命不凡。那个时候，我从来没有意识到钢铁工业、劳作、技术、机械设备、马达、火车、激光、电焊以及满是机油味的蓝色工服，所有这些，它们对于一个女人的青春来说是多么弥足珍贵的给予啊。多少年之后，它们让一个名叫塞壬的作家引以为豪，并时常矫情地玩味这其中的暴力美学。离开之后，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钢铁料场，我的生活从此也远离了铁腥、激光，远离了机械马达以及跟体能、汗液相关的粗砺元素。而现在，我要说起那个钢铁料场，我竟激动得双手在键盘上抖动，有泪涌出。那么多的夜晚，澄澈的星空下，红，像一匹发着光的黑马，在奔跑。掀开的劲蹄如翅膀一般，用倔强擎着薄薄的命运，那孤独，让人心碎。

料场临江，风从江面上呜咽着吹过来，打着旋，然后深入钢铁的腹地。一米多高的厚铁墩围成的料仓延绵两百多米，并列四条线，五个料仓，天车像庄稼一样林立在那里，铁轨静卧，远处的探照灯